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大乾高

歐陽山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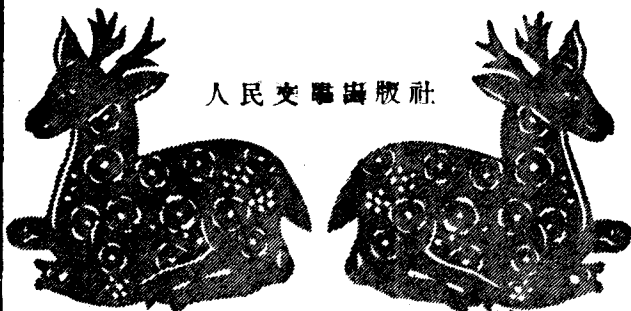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中國人民大學書

高 乾 大

歐陽山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書號 126

字數 166000

高 乾 大

著 者 歐 陽 山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順城根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京 175·1—27500
定價 9.700 元

一九四九年五月北京新華書店初版
一九五二年九月北京重印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三月北京第四次印刷

目 錄

第一章	人民的要求	一
第二章	幽會	三
第三章	爭論	三
第四章	希臘神話	四
第五章	歡送會上	五
第六章	破裂	五
第七章	新的方向	六
第八章	發展	七
第九章	巫神的罪惡	六

第十章	再發展	一〇六
第十一章	苦悶	一二五
第十二章	夾攻	一四六
第十三章	動搖	一六三
第十四章	嘲笑和安慰	一八二
第十五章	糾紛	一九三
第十六章	春耕時節	二一二
第十七章	謠言	二二六
第十八章	二流子	二四三
第十九章	酒後	二五五
第二十章	鬧鬼	二七二
第廿一章	青蛇的故事	二八三
第廿二章	鬼的家庭	二九六

第廿三章 惡門.....

三二

第廿四章 勝利.....

三九

第一章 人民的要求

這故事出在任家溝合作社裏面。那時候，是公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這一年，土地革命才過後不久，許多工作都還沒上軌道。前線每天在和日本打仗，一切力量都集中使用在前線。整風運動還沒有大規模開展，許多幹部思想作風上都殘留着相當嚴重的缺點。那些人，那些事，現在看來，或許叫大家奇怪，但在當時，倒是常有常見的。……任家溝雖然不算一個大村莊，也有二三十戶人家，光景都過得不錯。莊戶們大部分住在溝口的陽坡上，只有三四家人住在背坡那邊。在附近一二十里，這村莊因為樹木多，牲畜多，沒出嫁的姑娘多，很有名氣。一出溝口，便是一條大車路，人來人往很熱鬧。和大車路平行，從南向北流着的，是一條水清見底的小河。從莊子上往

下望，這些樹木呀，出沒在草坡上的牛羊呀，大車路上的馱驢和毛驢子呀，把兩隻腳浸在河裏洗衣服的紅臉姑娘呀，都配搭襯托得那麼好看，簡直是一幅風景畫兒。人們編了一首歌子給任家溝：

任家溝，任家溝，

樹大草肥鰾牲口；

年輕姑娘人人愛，

就是討厭任常有！

這任常有就是任家溝合作社的正主任。五十來歲，短短的身材，身上臉上經常帶着病，可是兩個圓圓的大眼睛特別發亮，像水晶一樣地耀人。他從一九三六年八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候起，就派在這裏當主任，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八月這時候，恰恰滿了五年。他雖然沒有什麼出色的本領，有時還愛貪點小利，可是人頂和氣，也不招是惹非，按照上級的指示，一心一意想給人民把合作社辦好。一九三六年合作社全部財產才值得一百二十塊錢，到一九四一年已經值到七千二百塊錢，照任常有計算，合作

社就算出息不大，到底也發展了六十倍了。此外呢，合作社是政府的一部分，他自己也是政府派來的一個幹部，政府不是給老百姓分了土地麼？從前的窮光蛋現在不是有吃有穿了麼？革命不是給了他們很多的利益了麼？爲什麼還對合作社這一部分革命工作，老是嘖嘖咕咕不滿意呢？可是老百姓不跟他朝這麼算，他們偏要朝那麼算，按小米算。一九三六年合作社全部財產值得五石小米，以後每年由區鄉政府徵收五石小米給任常有辦合作社，辦了五年，一共徵收了二十五石小米，現在呢，合作社的全部財產只能值二十石小米啦！這五年，沒分過一次紅利，也不去說它，一塊錢股金就是賠成八毛吧，讓人把八毛取出來也好呀，又不讓退股；合作社的股金賠完了就算了，可是政府不依，一九四一年七月初又攤下了五千塊錢新股金；再入點股也不要緊，合作社東西果真便宜，有個十天半月的賒頭也好呀，又沒有，那裏東西比什麼地方都貴，又是「金口玉牙」，沒個少的，也沒個欠的。老百姓都說：「這叫什麼入股呀，這老實實就是革命負擔。……合作社——活捉社，把人民都捉定了！」

一九四一年八月的一天早上，太陽剛從對面山上照下來，任常有就把十來隻羊欄

到溝口的草坡上吃草，自己坐在半山小路旁一塊石頭上，一邊吸着煙鍋，一邊望着山脚下自己的合作社出神。一個小毛驢馱着一畝乾草，後面跟着一個老百姓，從溝裏慢慢走出來。他叫了一聲「應才哥！」那人笑着答應了他一聲，又低着頭只顧走路。他問那個人，「應才哥，應才哥，你應承的股金交了沒有？」那個人一聽就生氣了，說：「沒！那來個錢！」又低聲說了些什麼。不用聽，任常有也知道是罵合作社的。那個人走過去了，他自己想：

「合作社不是你要辦，也不是我要辦的，那是政府要辦的，你怪我有什麼用？好，你罵吧……咱們這裏有民主，誰愛罵人就只管罵吧！……不滿意合作社？為什麼在鄉選會上你不提議把它取消？……對嘛，你不交錢還不是你自己不遵守政府法令？——憑良心，你也該睜開眼睛看一看合作社：一連五間大房子，有一個門市部，有一個飯館，這難道還算壞麼？」

他望着山脚下的合作社，又在出神了。那一連五間房子，建築在溝口大車路西邊的一塊坪台上。大門朝東，對着大車路。大車路前面是一片沙灘，沙灘的盡頭，橫着

一條小河。小河的那邊又是沙灘，莊稼地，約莫半里地以後，那些莊稼才逐漸往高爬，爬上對面那沒人居住的山上去了。合作社兩旁，也是在大車路西邊，還有一些高矮矮，稀稀拉拉的房子。任常有很清楚地知道那是幾家私人開的磨坊，雜貨鋪，麵館之類的東西。合作社後面，有一塊很大的空坪，裏面放着幾口破缸，一副破舊不能用的鞍架，一些霉爛的麻索，和一堆磚瓦。磚瓦旁邊是一個羊圈。再往後，越過一畝多的包穀地，就是任常有自己攔羊的這個山崩子了。

他越看越愛，忍不住自己低聲說起話來：『這樣的合作社，難道還能夠對它不滿意麼？』太陽慢慢升起來，那閃閃的金光照在合作社房頂上，照出那上面幾個大補釘，把煙囪上的黑煙也照成赤金色的。他又說：『房頂得灰一灰了。不，等把股金收齊，最好還是瓦上瓦。』那五間房子，破舊是有點破舊，甚至還有點歪斜，也有裂縫，可是任常有總覺得這是附近一二十里最漂亮的房子，材料是最結實的材料，樣式是最合意的樣式，工程呢，那就沒有能比較的了。

在合作社的大門口，那塊直兩丈，寬六丈的坪台上，現在人們在做些什麼事，任

常有是看不見了。那裏的人正忙着。推銷員兼副主任高生亮，會計張四海，保管兼採買羅生明，大師傅劉寬福，娃娃羅有成，都在那裏跑來跑去。五間房子正中的一間和靠北的一間是門面，打通了的。北端那一間是保管室。靠南那一間是飯館。南端那一間住着大師傅和娃娃，還堆了一些爛傢私。舖門打開了，裏面有一座橫放着，約莫有一間半房子寬的黑漆欄櫃；欄櫃兩頭橫放着兩張長凳，欄櫃後面一平排放着三個貨架；貨架和欄櫃之間，緊靠南邊土牆，放着一張長棹，兩張凳子。貨架上面，放着兩三疋老布，幾塊紅紅綠綠，黃黃黑黑的，擺舊了的線春山綢之類的零剪布頭，三四刀麻紙，幾十盒洋火，幾封水煙，幾條紙煙，此外就是一些神香黃表之類。貨架大部分空着，而這些空着的地方都落下了銅元厚的灰塵。一個年紀四十五六，長方臉兒，兩撇鬍子，歪下巴，歪嘴的黑大個子蹲在地上，收拾他面前的兩個木箱子；這人年紀雖不小，可是骨骼粗大，手脚有勁，鬍鬚頭髮都是烏黑烏黑的，臉上皺紋很多，不過不顯得老，兩眼精明通透，像兩顆黑寶石一樣。一個瘦條條的三十來歲的年輕人站在欄櫃外面望着他。瘦條條問那歪嘴的黑大個子：「這回走上川還是走下川，高乾

大？」歪嘴的黑大個子也不站起來，也不望他，一面收拾東西一面回答：「走上川。」

飯館那邊，保管兼採買羅生明和大師傅劉寬福正在吵嘴。劉寬福說：「你買也好，不買也好，我給你說過了。回頭客人來了炒不出菜，我管個毬！」羅生明說：「不管對嘛。你怕我會管？人家一滿不賒賬，要現錢，我會有個什麼辦法？」歪嘴的黑大個子走到飯館那邊望了一望，看見燉鍋裏空着，肉架上也空着，只有案板上放着幾條黃瓜和一把蔥兒，他嘆了一口氣，又回來蹲在原来的地方收拾東西。

那年輕的瘦條條又開口了。『高乾大，你這回多不收，少也得收它一千幾百回來開開飢荒。再要這樣子下去，合作社就要毬式了。咱們飯也吃不上了。』

高乾大不開口，只顧收拾東西。他把那些針、線、銀耳挖、耳墜子、木梳、篦子、銅勺子等等放在一道，又把那些布疋呀，麻紙呀等等放在一道；把賬本，小算盤，毛筆，墨盒等等放在木箱下層，然後把那上層的淺木盤子安上，蓋上箱蓋，加上鎖。一直到他站起來，試着挽繩結的時候，他才笑着說：

『誰說不是呢？再過幾天，下上幾場大雨，咱們的房子也要塌的。可是咱們一個錢也沒有，沒法兒修。我問過一二百個老百姓，人家都說，合作社垮了算了吧，不辦更好！』

那年輕人苦笑一聲，搖搖頭，嘆口氣說：『那是誰要辦合作社的呢？叫我看，……我那年犯了一點錯誤，是三七年吧，調到合作社來工作，一個月拿一兩塊津貼，吃是有了，穿衣可是就成問題。家裏呢，有代耕。那不頂事，不是這樣缺了就是那樣少了的。合作社的幹部是吃不開的幹部。唉，誰要辦合作社的呢？』

歪嘴的黑大個子舉起大木板在年輕人面前晃了幾下，糾正那年輕人說：『不對不對。張四海，不是那麼個。辦合作社的用意是好的。只是辦法不對。你碰見一百個老百姓，一百個都會對你說：合作社是好的。一百個也都會對你說：把鈔票摺在河裏，它還會浮起來；把鈔票摺在合作社裏，那就連浮也浮不起來了！這是什麼？——辦法不對！』

正說着，任常有攔罷羊回來了。他聽見高乾大這番話，很不高興地接着說：『高

生亮，快走吧。你今天至少得走五個莊子。賣點東西。還要照咱們昨天晚上談好的，完成收回來股金的任務。說不定你要費很多唇舌，說不定你還要召集村裏的人開會，罷了，你今天還得趕回家。……明天，你說吧，……咱們吃什麼呀？……合作社辦好呢，不辦好呢，留給區上去研究吧！……」說到這裏，任常有不打算往下說了。他平平地舉起一條胳膊，另外一隻手握著拳頭捶打那胳膊上有病的酸痛的地方。他的眼珠子往下墜着，誰也不望。等了一陣子，看見高生亮不動地站着，像一根石頭柱子一樣，他又添上那麼兩句：『你那個辦合作社的好辦法，我已經聽過多少回了。你找幾個東家，把錢湊在一道做生意，賺了錢就大家分走，——那乾脆大家合夥做生意就是了，够得上一個合作社麼？……對了，咱們明天再研究吧！』說完了他就不管別人怎樣，一面撫着胳膊一面朝飯館那邊走過去了。

會計張四海料想他們準會抬起槓子來，早已經悄悄地走開。他一面走開，一面心裏想：叫高乾大去收股金，還不如叫一個佛爺去收稅。準收不起來。不過他又想：收不起來也好。合作社垮了，自己正好回家，鬧些別的活。剩下那副主任高生亮獨自

坐在舖面的門檻上，歪着臉，歪着嘴，望着路北。他用手指輕輕揪着自己那幾根又稀又硬的鬚鬚，氣得說不出話來。過了一袋煙工夫，他就不聲不響地担起貨郎担子，下了土台，跟着大車路朝南，往上川走去了。你看他那五尺以上的高大身材，担起一副担子像挑起一對空箱子一樣不費力，兩條胳膊一前一後地摔得那麼有勁，兩腳踏在地上登登，登登地那麼響亮，你會想不到他已經是個四十六歲的人了。你聽他說話響亮像銅鐘，說話口氣也一點不圓滑，不世故；你看他一下子生氣生得那麼厲害，簡直一點也不老練，不深沉，……你從背面看他，穿着破舊的黑市布短衣褲，背上掛了一頂破草帽，腳上穿着扎花青布鞋，走路的時候兩邊膝蓋都往外彎，小腿又粗又大，……腦袋也是大的，正好和身體相襯，不過整個頭向左歪得很厲害。耳朵很大，很薄。頭髮又短又稀，可是又粗又硬。——這整個身段，舉動，語言，相貌，你一看就曉得那不是一個和善的，容易欺負的脚色。自然這樣的脚色又往往是過於直率，過於表露，——沒有腸肚。真的，咱們這受人尊稱為「高乾大」的高生亮老同志，是一個很奇特的人。他原來是一個十足的農民，後來逐漸變成一個共產黨員，但是還沒有變完。現

在他大半個是共產黨員了，小半個還仍然是農民。你單看他那龐大的身軀，那彎曲的膝部，那猩猩似的走路樣兒，就可以知道。他識字不多，他的革命知識，他的農業，工業，商業的知識，可是淵博得很。他個兒很大，可是野心很小。他面貌醜陋，可是心地和善。他脾氣暴躁，可是辦事細心。他說話粗魯，愛頂撞人，可是有時心軟像婆姨家，聽話像小娃娃。有些事情很激進，有些事情很保守。他不惜沒有看見過的東西，但是對於鬼神却不能澈底否定。……

高生亮走着走着，不知不覺已經走了二三里地。一路上穀子、糜子、玉米、高粱、瓜菓豆菜，都長得又綠又壯；人來人往，穿新衣服，包白頭巾，騎大驢子，有說有笑，一片快樂富足的氣象。高生亮在路上碰見很多熟人，都親親熱熱地和他打招呼，拉上那麼一兩句話。只有迎面走來的一個十五六歲的娃娃，望了他一眼，想打招呼沒打招呼，想說話沒說話，一會兒就閃到後面去了。高生亮覺得這娃娃有點臉熟，一下又記不起是那家的孩子，正在想，那娃娃又從後面跟上來了。他們一前一後那麼走了幾十步，……高生亮故意放慢了脚步，咳嗽着，有時也望那孩子兩眼。後來還是